

186/822

鐵路職工

第九十八期

半月刊

時論

各路捐助飛機命名感言

心 痕

民國廿四年壹月七日 收到

自九一八以後，由軍事的失敗，國人皆感覺到中國軍隊的落後，軍器的窳敗，以為長此下去，非弄到被軍隊優越的國家，瓜分不可，同時又感覺到，近代的戰爭已變為立體戰爭，除海陸軍都要機械化以外，尤須建設空軍，才足以言戰爭，所以近兩三年來，大家高唱航空救國，這可以說是國民覺醒的表徵，是值得慶幸的現象！

兩三年來，航空救國的呼聲，響動了全國的民衆，各界人士及國外僑胞，或由私人捐款，或由團體籌措，購買許多飛機，捐助中央，最近國有鐵路員工，以節衣縮食之資，購買飛機八架，行將舉行命名典禮，鐵路員工這種愛國精神，自然會給與國人以更大刺激，預計此後踴躍輸將者，必接踵而來，這將是更可喜的現象！

論中國現代的國防，自當以發展空軍為迎頭趕上之根本大計，因為海上既無強大之海軍，陸地又無強大之陸軍，藩籬無阻，門戶洞開，一旦敵人來侵，舍翱翔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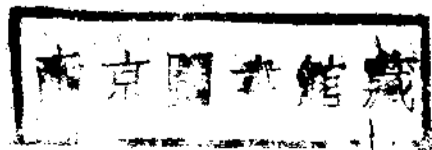
第九十八期要目

- 各路捐助飛機命名感言
- 常識叢談
- 正太路工會概況
- 求 生
- 前 程
- 鐵路勞工問題之研究
- 飛機
- 塘沽速寫
- 萬馬奔騰
- 挑水的老王
- 民間故事
- 河北民歌
- 職工教育消息

心 痕 國 之 毅 莫 郭 金 馨 張 浮 前 子 平
詳 哲 之 衡 光 花 華 聲 人 恒 夫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壹壹號



中之飛機，尙有何法以固吾圉？不過軍陣之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各強國之軍用飛機皆在萬架之上，拿中國軍用飛機與人相比較，在數量上已感不類，國民救國之心，縱極熱烈，求其於最短期間，捐助之飛機至萬架以上，恐怕也有心有餘力不足之嘆，而且飛機之爲用，其年限極爲短促，損壞又極容易，若全恃國家及人民購買以致用，行見若干年後，現在購入之飛機，將皆成爲廢物，專事購買，必有時而窮，如此救國，直是舍其本而逐其末之最下策，購買之飛機既與我無補，而金錢之外溢，又在在足以損毫國富，所以航空救國之道，應當在根本上想法子，與其將人民捐助之款送給外人，不如由國家通盤籌劃，合國力與民力創設飛機製造廠，建立駕駛人員養成機關，如此飛機與駕駛者，皆不仰給於外人，平時講求建設，戰時用於國防，既無金錢外溢之憂，又無受人封鎖之虞，惟有這樣的航空建設，才能救中國！

常識叢談

有益的微生物

國 祥

當我人提及微生物的時候，必生恐懼之感覺，其所

以負此惡名，實因其中少數之病原菌，而天然界中微生物之作用，實利多而害少，我人只須常居於空氣流通，光線適宜之處，便可避免有害微生物之侵入，但是假定沒有許多微生物在我們的四週司保護之職，爲我們效勞，恐怕我們便不能生存於世界上了，微生物之重要可想而知，今就與我人關係最密切者，分二類述之：

(一) 直接有益於我人者

供給肥料 那是農人都知道的，種了豆科植物，就不到去施肥料，並且土壤很肥沃，這是什麼道理呢？當然逃不出微生物的作用，因爲有許多的根瘤菌，貯藏於豆科植物的根瘤中，能夠攝取游離的淡氣，和別的原質化合起來，這種化合物便是很完美的養料了，以供植物吸收。所以用不到人類去加施肥料，已很肥沃。

殺滅蝗虫 蝗爲農家大敵，都想去殺滅他，可是他的蕃殖力很強，人們來不及去驅除，對於農業上的損失，當然不小，然而有一種細菌，寄生在蝗虫的肚子中，依賴蝗虫生活，與人的肚子中有寄生虫一般；雖然天氣乾燥的時候，那些細菌不能生存，然而在天氣潤濕的時候，細菌繁蕃，蝗虫才被殺滅；所以天旱多蝗虫，天濕少蝗，就是這

倡緣故，微生物之對於農作物其利不小。

幫助鞣皮 在現在的世界上市革的功用特大，所用的器具，穿的鞋子，著的衣服都用皮製成，因其既堅固且美麗，因此製革成爲一種偉大的工業；但是假定世界上沒有微生物的話，製革工業根本不能成立。因爲皮革的製成，即將動物的皮，用鞣皮的方法製成，可是鞣皮須藉細菌的作用，沒有細菌，根本不能鞣皮，那裏談到工業呢？

幫助釀酒 飲酒的習慣，中外皆盛，但是釀酒須藉酵母菌，因該菌細胞中含有（Enzyme），放出之，能行觸媒作用，使寄生發酵，纔能使糖變成酒精，倘若沒有酵母菌，使寄生發酵，怎樣能夠釀成酒呢？其餘如醬油，醋，腐乳等之製造，亦無不賴細菌之力。

人體中的微生物 人類的消化器中，常有微生物居於其中，一方面可以行發酵作用，使澱粉變成糖，蛋白質變成白布噴，以助消化，一方面可以保護身體，以免毒菌之侵入。

（二）間接有利於我人者：

保持有機界與無機界之平衡 微生物能夠保持有機界與無機界之平衡，這一句話，似乎荒謬無理，但事實的確

是如此，倘若生物與死物間數種原質的互選，沒有他們的贊助，則地球上的生命即將完全停頓，這一句話怎樣講呢？就是倘使地球上沒有腐敗菌，則地球上死的屍骨，掃集塵芥，都不會腐敗，所於淡，氮，氧，炭之化合物，亦固定不變的，自然界之物性，遂失平衡，而漸次減少，生物界因食料缺乏而死亡，幸有腐敗菌行發酵作用，調劑其間，使各元素各化合物得爲常例的循環，保持平衡。

將無用之動物排泄物變成肥料 要知道動物之排泄物，糞尿之類，不能立即爲植物吸收，如尿精之於植物沒有用處，須賴尿素分解菌之作用，將尿精分解成銻，再由（Nitro Somonas）把銻變成亞硝酸鹽，更由（Nitrobacter）把亞硝酸鹽變成硝酸鹽，硝酸鹽之對於植物，是很有用的含淡物，所以尿精需經過了許多微生物的作用，才能爲植物吸收，倘若沒有微生物，尿精祇一種廢物，沒有什麼用途，其餘如堆肥等亦須經微生物之作用，才有效力，微生物之貢獻，可謂不小。

飲水和溝渠的清潔亦賴微生物之作用 微生物可以分泌各種能夠溶解而具有消化能力的酵素，能使河道及溝渠中溶有機物質之穢水，分解成比較簡單的加水化合物，於

是吸入身體內，變成炭氣之氧化誘導體，復排出體外，可以供給植物組織之用；在這一消化過程之中，一方面他自己得到營養，而另一方面，一切污穢之水，已變成清潔了。

(完)

盲者重見光明

成

最近美國外科醫學院開會時，有一位非會員的達女士蒞場表示英國外科技術的進步。這位女士是英國的小說家，他曾在好幾年前因不測弄得兩眼失明，近來倫敦一位醫師湯麥斯博士用角膜接種的手術，竟把她完全恢復舊觀了。這位女士在歷史上可說是世界第一個受這種手術而得到成功的人。所謂角膜，並不是水晶體，乃在水晶體前面一層透明的體素。向來試行角膜接種的報告雖然很多，但都只限于一隻眼睛，兩眼都得完全成功的，這次真是破題兒第一遭呢！

正太路工會概況

秦 折

沿 革

正太鐵路工會，自民國九年，即稍具雛形，蓋以當時

該路工友，處於洋員高壓之下，舍團結而外，即無以自救，乃自動成立工業研究會以作解放運動之初步。後該會根基稍固，力量遽增，路局恐與己不利，乃多方破壞，買動一二不肖份子，從中搗亂，於是人心動搖，會務漸懈。

民國十年研究會瓦解後，復有一般具有革命思想之工友，另行組織一工藝研究會，內部並附設傳習所。民國十一年十一月間，本路工友因不堪於局方之壓迫與剝削，乃以工藝研究會之名義，對局方提出十二項要求，內容俱為改良待遇，絕無絲毫過分之苛求。無奈局方專制性成，置工人之要求於不顧，延至十二月間，全體工友，忍無可忍，乃出最後手段，實行罷工。彼時局方以形勢嚴重，仍圖最後之挽救，奈以全體之工友，堅持十有二日，至是局方始明瞭工人勢力之不可侮，且覺悟遠反時代潮流之非計，始將工人之要求全部接受，並由局方簽字發給工會執證，工會乃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下令復工，自此工會根基，始告穩固。

迨民國十二年二月間，為援助平漢工友，抵抗軍閥之壓迫，乃再度罷工，其間雖經過若干困難，及軍閥威嚇與壓迫，但工友等均能本革命之精神，貫徹始終，最後二七

慘案演成，平漢工友被迫復工，且待總工會命令，使立即復工，於是本路工友，亦遂忍痛復工，然是時工會已遭封閉矣，此次工會被封閉後，各站分會，亦相繼被封。於是路局認爲此時有壓迫與報復之機會可乘，乃將工會之負責人孫雲鵬等三十餘人，先後開除，全線工友，既失工會之保障，復失領袖之領導，雖暫時生活尚可維持，但所受之壓迫，亦可想而知矣。

革命思潮，固非壓迫可消滅，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北上，召集國民會議，各地民衆團體，遽形活躍，而本路工會，亦得二次與世相見矣。民國十四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市民學生迭遭屠殺，此種與帝國主義者以血肉相搏之鬥爭，工會予以援助，自屬當然，惟以路局主權操之帝國主義者之掌握，乃竟勾結石門警察廳長，逮捕工會秘書孫雲鵬，轉解天津警務處。斯時軍閥與貪污土劣，狼狽爲奸，其勢正熾，革命民衆，遭其殘殺者不知凡幾！該工會至此遂又爲時代犧牲者，而復遭封閉矣。

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告終，始在石門市黨務指導委員會指導之下，由工友自動舉行第三次大會。十八年間該會鑒於工友生活，日益困難，曾要求路局普通加薪一次，至

民國十九年更在河北省黨部與鐵道部立案，迄今已三載，工作尙稱順利。

現 狀

(一) 理監事會現狀

1. 組織概況——理事會由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三人組織之。均由會員大會選出，該會由理事中公推三人爲常務理事，負處理會內一切日常事務之責，並負責召集理事會議。理事會每週開會一次。理事會之下分設四股，每股各設正副主任一人，由理事兼任之，各股所掌事務及其已舉辦之團體事業如下：

第一股 掌理文件，收發，會計，庶務報告，及其他不屬各股之事務。

第二股 掌理合作，衛生，儲蓄，娛樂，介紹，及其他工人之福利事項，現第二股已創辦一俱樂部，內分新舊劇以及各種遊藝事項，專供工人人工餘娛樂。

第三股 掌理教育，訓練，登記，調查，統計等事項。現第三股已籌設有圖書館一座。

第四股 掌理組織及偵察等事項。

監事會由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二人組織之。亦由會員大會選出。該會每兩月開會一次，討論一切進行事宜，並於每月終派人沿路觀察各事務所工作情形。理監事會每於月終舉行聯席會議一次。

2. 工作概況——該會目前工作，其重要者約有以下十項：

- 一、正太鐵路，在過去洋員代管時代，工人不敢說話，故其工作時間，較之國營鐵路，相差甚遠。竟有延長至十八小時者，其苦亦可想而知矣。本會成立伊始，即認爲此種痛苦，必須解除，後經工會與路局要求，自本年二月起，八小時制已見諸實行。
- 二、二七運動，爲工人有價值之犧牲，現路政既歸國有，所有二七失業工人，理應要求復工，結果：蒙路局允准，現已完全復工。
- 三、該會過去，未出版刊物，自去年二月起，出版工會月刊。

四、國難嚴重時期，曾與員司合作努力航空捐之募集，兩月間捐足兩萬餘元，匯呈中央購機禦敵。

五、援助北甯失業工友上工。

六、本路已故工友子弟，生活困難異常，經該會再三呈請，已准一部故工子弟上工。

七、本路醫院，只有西醫部分，該會爲謀工友診病方便起見，特呈准路局，添設中醫診病室。

八、工會會址，工人宿舍，及員工浴物等，經該會向路局請求，均蒙允准，在最近之將來，即能建築。

九、該會爲提倡消費合作社，以免奸商壟斷，特與路局創辦消費合作社。

十、按員工服務條例：國營鐵路，均有特假事假之規定，該會爲謀工友之待遇改良，及與他路平等起見，對特假事假，正在努力要求中。

3. 經費概況——該會經費來源：

一、取自會員會費者每月八十元。

二、取自路局津貼者每月二百元。黨部津貼每月一百元。

其分配情形：

一、辦公費每月五十元。

二、職員薪金每月共九十元。（秘書一人每月薪金三十五元，舊劇教師一人每月薪金三十元。勤務二人每月工餉共二十五元。）

三、津貼每月共一百二十九元。（理監事每月車馬費共四十元，俱樂部每月四十九元，四個分事務所各二十元共四十元。）

四、活動費宣傳費每月共七十元。

五、其他雜項每月共四十二元。（各房租，煤水，電燈等。）

(二)各分事務所現狀

1. 陽泉分事務所——由該所轄之會員中選出幹事五人候補幹事三人組織幹事會，由幹事會中互推一人為常務幹事。處理會內一切日常事務。其於幹事會之下，亦分三股；第一股，掌理文

件收發，會計，庶務，報告，及其他不屬他股之事務。第二股，掌理合作，儲蓄，衛生，介紹，及其他有關工友之福利等事項。第三股，掌理教育，訓練，登記，調查，統計等事項，每股設正副主任一人，由幹事兼任之，於幹事之下，並將會議劃分若干小組。每組選出組長一人，處理該組一切事務，並傳遞會員與上級之意思。該所共有會員四百八十四人。

2. 太原分事務所——太原事務所之組織，與陽泉相同。惟會員人數較少，共四百二十人。以上兩事務所常務幹事，均不到廠工作，專理工運事宜，即全體幹事工作，亦稱努力。

註——全路會員共二千二百二十六人。石莊事務所，路局因經費關係，未能成立，故除九百零四個會員，直屬陽泉太原兩事務所外，尚有一千三百二十二名，直屬於工會。

(三)會員生活狀況

正太鐵路工會會員生活狀況，以工務處工友薪金最少，生活亦最苦，有在本路服務二十餘年，每月僅支十數元

者。至車務機務兩處工友，則稍為優待，今將全路工友按每月工資以百分比例，列之于後。

每月薪金在二十元以下者，佔百分之五十。

二十元至三十元者，佔百分之二十。

三十元至四十元者，佔百分之十五。

四十元至五十元者，佔百分之十。

五十元以上者，佔百分之五。

妻

毅 之

早晨五點鐘左右，在一個僻靜的胡同裏，已經有人走動，繼而嘈雜的聲音，和一些鑼鼓的吹打聲混在一起，天氣是陰涼的，鼻孔和嘴角流出來的氣息，和水蒸氣一般。

八人抬着一座半新不舊的喜轎，從這胡同中，伴着些吹鼓手們，嗚嗚哇哇的奔向西邊的一個小小村落去了。

火球般的太陽，從地面底下爬出，靠近的白雲已經煊染得通紅。枯樹枝頭的小雀，個個振起了雙翅，彈去身上的霜露，來來去去的飛在樹的枝頭，吱吱喳喳的在互道早安，迎取新人的喜轎，也就在這時吹吹打打的回到這人聲嘈着的胡同中。

新娘下了轎與新郎拜了天地，同入洞房，吃合巹酒。這正是去享受那「洞房花燭夜」人生美事的一日呀！

新娘的家，是居住在本市的西頭一個小小的村落裏，父親是個莊稼人，還有個老娘，他們全有六十多歲。一家共合就三口人，每年靠着幾畝田地過活，另外還僱了一個夥計，倒稱得是一個小康之家。老兩口對於這位獨生的千金小姐，愛如掌上明珠，任什麼事也不讓她去作，就這樣嬌生慣養着，生成了一副孱弱的身體。父母對於她的親事，總是挑挑選選，所以一來二去的延宕到了現在，姑娘已經二十七歲了。就這樣的歲數一大，又兼最近的年頭不好，一年不知打下多少糧食，就是打下來些，也賣不到多少錢，老兩口這才對於女兒的親事，有些着急了。

在今年五六月的時候，同村中的王老太太，與他們老兩口兒談起來他們女兒的婚事：「女兒大了，趕快的給她找個主罷！處在這個荒亂年頭，多一口人，多一些麻煩。再說姑娘現在已經二十七歲了，眼看着就到三十了，難道叫她老在家裏嗎？我看不如叫她大哥——王老太太的兒子王老虎，在他們的夥友中給留點神，看看有那可靠的年青人，若是每月能夠有吃的有穿的不致於挨餓，打發出門子

就完了，她呢，已有了依靠，你們這方面也完了一件心事。還有像他們在鐵路工作事的，若是不犯很大的錯，飯碗總是保得住的呀！

過了有一二個月的工夫，王老虎就給這位姑娘介紹了一個很忠實儉樸而又極可靠的一個同事張大保。後來經過這家的老兩口幾次的見面，認為可以作為他們的東床佳婿，這頭親事就算成了。在訂婚的這天，姑娘除要身價大洋六十元外，還有四大金——金鐲、金戒指、金釵和金耳環，當然這又是男方老張所應破費的。

提起老張來，他在這條路上已經幹了五六年了，上班的時候就是一個六角四分的工匠，到了現在已經增到七角六分，每月就可得到二十六七元錢的收入，況且他又是一個儉樸而不好浪費的人。雖然他是一個工人，但是他過着很有規律的生活，每日早去晚歸，住在工人宿舍，異常的安適，在他人眼中看張大保真是羨慕的無以復加，張大保自己也是自覺神滿氣足的努力工作，人生所有的遠慮近憂，他是毫無所覺的，所以在這幾年中，就存下二百多元的現款。人生過程中結婚本也是一種大事，張大保當然不能例外，何況他生活又如此優裕，越發的感覺到單調之苦，

數年儲蓄雖用之一旦，他也總覺這正是他生活上光明的開始呢。

老張爲了娶妻的需要，便依着舊式婚姻的手續而結婚了，事前對於女方只由王老虎的口中傳說：「那位大姑娘白晰的面皮，臉盤是非常的俊俏，生就了一個窈窕的身兒，對人接物，是那麼的和藹可親，真不失爲大家閨範，要是娶這麼一個媳婦，簡直的是前生修來的幸福……」老張是被這花言巧語的迷惑，而忘却了自己的環境，是否需要娶來個千金小姐，擺在家裏作太太，還是要個爲自己操勞的老婆兒，安慰他這光棍的生活。他僅聽說她長的好了，就都不顧一切，毅然決然的答應下了這頭親事。

老張的婚姻現在算是解決了，可是過了這「洞房花燭夜」之後，老張在閑暇的時候，不免仔細打算起來：「辦這次喜事，除去女方的身價及四大金，共花去二百餘元外，又借了五十元的轉子，（註）才算把這場事打發清楚了。真是，沒有錢辦事是不成的！」這是老張喜事之中的一點感覺。

從此以後，張大保的衣服有人洗了，飯也有人做了，出門入戶也不顯得孤單了。老張每月掙來的工資，除去每

月應還的六元轉子外，還剩得很多，對於家中一切的用項是很富裕的，此時老張真是心滿意足，說不出來的快樂了。

老張是每日需要到工廠裏去作工，妻子主持家務，這雖然是一種平常應當作的事，可是攔在嬌養慣了的女兒身上，就有點使她難以應付了，再加以她那孱弱的身體，所以病魔是時常的臨到她的身上。

張大保的這位太太，真是生就了一副小姐的身子奴才的命，要嫁給一位使奴喚婢的丈夫，她倒是一個很好的材料，像張大保這樣家庭如何受得了呢！在結婚剛剛一年以後，就又病了。這一次的病，可非同昔比，一直的躺在床上，就有一個多月的工夫，經過百般的調治，終不見效。

張大保在他妻這次的病上，受了很大的刺激！白天在工廠裏工作，心裏總是惦念家裏已病的妻子，尚在無人照管，等到回到家裏又要去煎湯奉藥，還得自己去整理茶飯，除此以外還要去買藥請醫生，藥是吃了無數，醫生不是兩天請一回，便是三天接一次。就這樣的經過了一個月，張大保實在的是受不了啦！原有的一身有勁的筋肉，已經變得羸瘦不像樣子。工廠裏的同事們都很替他擔憂，有的說：

「你的妻子病得這樣，僱一個人侍候着有多好，不省得你這樣的勞苦嗎？黑天白日的總不得安靜，看你瘦得那個樣子！」「唉！僱什麼人哪，你想假若要僱上一個人，勢必得要工錢，還得管他飯吃，合計算起來，就得要七八塊錢，現在我的外債，已經累起有車房這麼高了，哪還有那些閑錢去僱人呢！將就些罷！誰叫娶了這麼一個林黛玉似的老婆呢！」

可也是，張大保現在每月可以掙二十七元錢，若是再加上僱工工錢，房錢，火錢等，簡直的就剩不下什麼，那治病的醫藥費，更無處可出了，何況他現在已經有了超過三個月工資的外欠呢！

張大保在這一兩個月的過程中，精神上實在的是支持不下去了。妻的病仍然不見好，不得已他便咬定了牙根，不顧犧牲，費了九牛二虎的勁，才由上峯請准了七天無給事假。在他的意思：在這幾天裏，養養自己的精神，一方面又可以好好的侍候她一番，使她早早的得以安痊，豈不一舉兩得？

可是事實並不是張大保所想的那樣，她的病是一天比一天的沉重，治病的先生在這幾天裏，是天天的要光臨到

他的門口，可是病仍不見起色，直到最後，就連一點湯藥也不能入口了。

「完了！完了！」張大保不由自己的這樣喊出，跟着就聽得床上的妻「哎喲」了一聲，登時口吐白沫，兩眼一閉，四肢一伸，離開了這囂張的人間了！

娶一個女人到家，自是非錢抬不到家來，人病了躺在床上，尤其是非有錢治不了病，到現在一個病人死了，躺在屋內，更是無錢抬不出去的，在事實上，死人不抬埋，更是辦不到的。張大保又求爺爺告奶奶的向那資本家的手裏，借了大洋五十元，買了一個薄木棺材悄悄的於第二天清晨，僱了兩個人抬了出去，埋到東邊的亂葬崗子裏。

從此以後，張大保又過着光棍生活了。在先前，他具有團圓的，白中帶紅的面孔，健康的身體，手裏終是存個百八十的，臉上是常現出一種安適的微笑。現在呢！一個體弱似的身子，苦中掙扎，慢慢償還積累的外債，所以憂愁總是不離他那羸瘦而又枯乾的臉上。每於月白風清的時分，總回憶起自己這一幕娶妻的悲劇的主要原因，是在自己擇妻的不慎，任憑媒人的三言兩語，是不可靠的。

「工人的妻，是要體格健康為第一要義啊！」這是張大

保不斷向着同事常談的一句婚姻哲學。

（註）轉子——在北寧鐵路通行的一種借債名詞，尤其在津沽一帶，最為風行。即整借若干元，再按月去每月零還洋若干，這種債務的利息是非常的大，即如：借五十元錢的轉子，即可分十個月償還，每月要還六元呢！

求生（隨筆）

莫藝衡

洋車由西單大街拉到××車站還未及停下，坐在車上惶恐地望了一下車頂上嵌着的站鐘，知道離開車時間僅有一刻多鐘了。急忙攥了手提包跳下車，給了車錢，趕緊跨到售票處把二等免費乘車證遞進去簽過字，接到手裏又一直捏到檢票門間交給檢票員看過放行，便三步當作兩步地跑上了二等車。——所以然這樣張皇的，無非是為了要得到一個座位；然而一踏進二等車廂，便知道是徒然了。

車廂裏的夾道上擁擠着六七位乘客，和雜陳着的行李什物。個個都是哭喪着臉，喊茶房的聲音此起彼應，有的在詈罵着，七嘴八舌：

「××路頂他媽糟糕啦！」

「不按着座數賣票，只圖多掙錢，媽的！」
「就掛這麼一輛二等，真渾蛋」

一團無可奈何地嘈雜。每一個輾轉着的軀幹上，架着一副煩躁的臉。看樣子他們是已經無計可施，只有怨噴路政，出出憤氣而已。

我到底不死心。沿着夾道挨擠過去，看了第一第二兩間，門是開着，但人已坐滿了。——每屋四位，甚至五六位。走到第三第四兩間，擰着門柄往旁一拉，沒開，原來鎖着，再走到第五間，沒上鎖，門開着一個小縫；湊近門縫往裏一瞧，僅僅兩個人，各據一條長椅在看報；打量一下他們身上的灰呢軍服和長統皮靴，再看一下掛在板壁上的軍式斗篷和暖瓶，皮包，盒子砲之類，知道站在門外那位武裝同胞，即是他們底扈從。我垂頭了。

依次巡視完了。我明白，希望是很少的了。但仍不肯死心；我喊：

「茶房！」

「怎麼啦？」茶房答應着。

「這兩間的門爲甚麼不開？」我不提軍官那一間。
「有人訂下了。」

「坐車還許先訂房間麼？誰訂下的？」

「您看看門上的名片！」

我回過身去看了看釘在第三間屋外門框上旁的長銜名片，又垂頭了；我知道我惹不起。然而又不肯死心，於是又問：

「那一間呢？」我指指第四間。

「也有人。」

「有人爲甚麼鎖着門？」

「有人訂下了！」

「人呢？」

「下去賣東西去啦。」

「你先開開！」

「屋子裏有客人的東西，我們不敢開。」

我無話可說了。一時無法收場，心裏却覺得不好意思起來；爲了找個落台的出路，不得不又問軍官坐的那一間：

「盤東頭那一間不是還空着兩個人的座位麼？」

「人家告訴不叫再往裏讓人。」也許是覺得這話有些於理下不去罷，接着又補充一句，「那是頭等。」

「甚麼頭等！就說不叫讓人就完啦！」

護兵翻了我一眼，茶房沒出聲，我算勝利地結束了。

——就此落台，不再說話。

站在夾道上的六七位乘客，早已搬了各自底行李，包着委屈，嘟囔着，走向三等車廂覓安身之所去了。夾道上已很鬆散，只剩了我和護兵，茶房。

「您及早到三等車找個地方坐下罷，再等一會兒連三等都滿啦！」

茶房勸我。我承他底好意，便提着手皮包跑向三等車；跑了一輛又一輛，然而都已坐滿，——我是來晚了；無奈，又喪氣地走回來。當我邁進二等車時，猛然瞥見第三間底門已經開了。踱過去向裏面一張望，兩個半老徐娘，懷裏各抱着一個孩子；服飾和神氣都可以證明她們是大洋行的財東太太，——這和長街名片分明不相干。我歪過頭去瞪了一下，正在看我的茶房，他很快地把眼光避開了。「卡嗒」，太太已把門拉上。我轉過身來，倒背手提着皮包，眼睛望着玻璃窗外；想想長街名片，想想財東太太，想

想茶房，已明白了八分。

遐想中，無意地瞥見兩個公務員模樣的人由月台走近車身。漂亮的西裝，襯以玳瑁腿眼鏡和黑亮漆的皮鞋，加以高視闊步，一望便知是捨得化錢的人物。後面跟着兩個脚行，連肩帶背，馱了四五件柳包皮箱之類，手裏還攬了些毛毯，提匣等零件。人還未及登車，茶房已迎了出去。

「您二位是二等票罷？」

「二等票！——還有地方麼？找個寬闊座兒！」

「有，有，有！您別嚷！給您留着一個房間哩！」

「好！」

說着踏進二等車，茶房慇懃地走在前面，到第四間門首用鑰匙開了門，閃在一旁：

「您瞧好不好？」

「不錯！」說着跨進屋去；「把東西搬進來罷！」

脚行搬進東西去安置停妥，接過錢走下去了。茶房提了一壺茶，兩個茶碗，一把布揆子，趨進屋內笑嘻嘻地說：

「香廠路慶隆家底葉子，您二位喝喝！……我給您揆揆身上罷！」

「不用，不用！我自己來！」說着接過去換子換皮鞋。

「您二位帶片子麼有？」——釘門外一張，查車的來了。我答對一下，省得進屋囉嗦。」

「有！」說着每人掏出一張——都是長銜大字，遞給茶房了。他彎着腰雙手接過去，探出上半截身子，一脚門裏一脚門外釘在門框上旁一張；其餘一張，很謹慎地插進胸前的衣袋了。

「二位用甚麼，言語一聲！」表示要辭出，「我把門給您關上啦？」走到門邊。

「好好！……別再往這屋讓人啦！下車多給你幾毛。」

「是啦，是啦！」一面答應着，一面拉門，歪頭偷看了我一眼，恰巧正確在我底視線線上；趕緊收回去，羞怯地低頭走了。

這分明不是預先訂下的；而且這間屋裏也並沒人存放東西。看到此處，我已明白了十分。

我不說甚麼，很恬靜，只悽然地又把臉轉向玻璃車窗瞧着窗外。——不再瞪茶房了；而且他已經抱歉似地躲出我底視野。

我漫然地默想：

想到茶房，想到薪級，想到茶房底家；

想到路政，想到要人的生活，想到中國的前途；

想到財東太太，想到軍官，想到兩位捨得化錢的公務員；

員；

想到被擠到三等去的乘客，想到我自己。

絲絲縷縷，悠悠揚揚；時而錯雜，時而清晰；時而飄忽，時而深沉。

忽，時而深沉。

我終於得出一個結論來：「這並不能怨茶房。」

本來麼，人莫不無弊——只要有弊可舞。但舞弊與舞弊不同；月薪千百元的官員們爲了加倍的荒淫而舞弊，與月俸數元甚至一元皆無的工役們，爲了維持全家性命而舞弊，不能相提並論！一聽說「舞弊」，便不加體察，一律嗤之以鼻，是妄人！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與權利，寧可看着父母妻子活活餓死而廉潔自守的，即或有，也是蠢才。而況，祇知殺人越貨，罪無可道；可是使之爲之，誰尸其咎？而況，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也不是道理！本來麼，我們有甚麼理由來責難茶房呢！

「這並不能怨茶房！」我反覆地肯定着。

茶房底羞怯的低頭，茶房底抱歉的避匿，茶房底不自然的慫慂笑臉，都深深地刺中了我底心。我不再想尋找座位，因為我不願意侵略他和他家的生存。

車開了。我仍然呆立在夾道上癡望窗外。一肚子冤抑逃得無影無蹤，反而感到格外的鬆釋。——就像完成了一篇文稿。

一九三四，一一，一四日草成。

前程

郭懷光

去年春天，我在吳淞C鐵工廠為藝徒，每月有九元九角的工資，並有兩天的假期，那時的生活是很舒服的。不幸在前年「二二八」暴日在淞滬發生戰事；我別離了C工廠，和我的父母兄弟姊妹，一同逃避到無錫。

直等到停戰協定之後；我的一家才整理了行李，從無錫鄉下乘了船，先抵上海，暫住親戚的家中，等到日軍退出吳淞，我的一家才搬往家中居住。抵家中時，我急忙的奔跑到我以前所工作的C工廠旁，見廠房和鎮上的房屋已毀成一片碎瓦亂礫，回頭見那日人所創辦的W紗廠，仍舊莊嚴地矗立在我的目前，使我突然起了一陣心痛，那眼眶

裏不自由的淌下淚來，在此時我就成了一個失業的小工人！

失業以後；算來未滿一個月的光景，我在報紙的聘請廣告欄內，見了S埠某公司登載招考小店員的廣告；就往應考，僥倖的被取錄，便在店內服務，大約有六個月，我的身體不幸被病魔擾害，一日不如一日的瘦削；請醫生診治，醫生說：我的身體十分虛弱，防要發生肺癆，極力勸我要脫離都市生活，到鄉村間去靜養；我因了自己身體的關係，一來也爲了那種乏味枯燥的生活，沒有什麼意義，寧可醫健了身體，另找光明的前途。所以我解脫了職務，回到枯寞的家裏，一方面代家裏負一部份的職務，一方面靜養病體。

鄉村間的風景是很美麗。我家門前是一條溪流，背後有一座泥丘，我同幾個天真活潑的鄰兒在空閒的時候，常常到小丘上去遊玩；我們可以看落日的斜輝照臨到那溪流上的奇幻的景色，我們可以在繁星之下緩步踐行，盡量的享受着這夜的幽默；有時更同了幾個小朋友，駕了一葉扁舟，放蕩河中，真是心曠神怡，樂而忘返呵！更令我興奮的；我可以同農友們談談家常的事情，他們質樸的言語，

誠懇的性情，使我增加了許多對於前程的信仰。他們常常爲我講述農村經濟破產，和苛稅的痛苦情形。我的熱血時常給他們鼓勵，有時竟達到了沸點，恨不得走向前線去立刻同環境奮鬥，我計劃着我的病體好了之後，應怎樣的重新去爲社會努力，做着新時代的工作呵！

我在家不滿三月，我的心裏突然生了興奮的情緒，於是我平復了的心臟開始震動了；我的束縛了的情緒又開展了。

到了去歲的冬天，我打定了計劃，放直了情緒，一顆處女的心懷裏，從此即印上了一道創痕。多時空洞的腦海裏，不能自主的又跳動着我半工半讀的慾望來……。

一載歲月無形地消盡了，過去了，我盡思竭慮的想着，我如何地去宣佈我未來的計劃，我怎樣地去告別嚴厲的父親和慈愛的母親呢？更何以去攻破那重重包圍了我前程的惡劣環境呢！我的家庭當我在吳淞扶輪小學畢業入吳淞中學第二學期的那時起，宣告了經濟絕交，即介紹到C鐵工廠爲藝徒，不幸被前年戰爭後失業。呵！未來的生活將怎樣地措置呢！辭別了親密的故鄉，可向誰去哀求憐乞呀？我柔弱的心靈呵！爲何只是向着苦海之中沉淪？唉！誰

是我的知音！誰知我此時矛盾的心情？盡思竭慮地找着；我徘徊在歧途中了！

無論怎樣大的狂風，也吹不熄我心頭的火焰，無論怎樣湧洶的洪流，也沖不熄我心頭的烈火。呵！我身體雖在家裏，我的心靈早已飛躍到理想的夢境裏去了。

接到朋友蔡君的信，我的思想更加興奮不住，我的火焰更加熾燃了；並且由理想而進爲可以達到的事實了。他的信：是介紹我到S埠K路一家機器廠爲練習生，並且命我在夜間可以在附近的夜校內補習。喂！我的朋友呀！我是多麼的感激你喲！我決計依照這個方針進攻；我未來的掙扎從此就開始了。我未來的希望從此有了把握了吧？

第三天的早晨，很早的起了身，吃了早餐，準備了一切應用的東西和行李，在八時左右。蔡君哥哥和我乘了火車重到繁華的上海，再換乘人力車到K路的Z機器廠的門前下車，車夫把行李搬進，付了車費。我們三人一同躡進一間屋的工場間，轉向賬房間；蔡君指着一位年約四十來歲的長者，介紹給我道：「這位便是這廠的主人，你就叫他一聲「師傅」，快上前見禮。」我很恭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禮，接着又介紹賬房先生和廠主的妻子。蔡君和

廠主攀談了一回，就告辭而出，臨行的時候，哥哥和蔡君囑咐我道：「只要你肯勤奮從事，將來未始沒有發展的希望。」從那天起，就開始了機械的生活。

一間老式的平瓦屋，爲工場間，工作的人有十九個，除了三位客師和廠主的弟弟以外，其餘都是爲他生產而勞苦的藝徒。但他們對我，非常的冷淡，我終天除在工場中工作和雜役以外，便一個兒枯坐着；有時遇着疑難的事，去問問他們，也不假辭色，架子十足，處處表現出冷酷的態度，有時還要受着他們的譏笑和辱罵，使我回想起在學校和同學們相親相愛，和在家中慈母的問寒問暖，愛護備至，不覺暗自落淚。這種煩苦的單調的生活，我委實不能忍受了！

我的工作是最勞苦的，每天要作十一時半的工作，有時要做十八小時，或者二十四小時也沒有一定的。但所獲得的酬勞，是一日的三餐，和月底拿我血汗換來的半個袁頭，並沒有假期的，同牛馬般的勞動着，唉！現在把我的軀幹束縛得不能彈動。

有時在工作完畢之後，閒空的時候，在賬房閱讀書報，廠主很嚴厲的喊道：看些書報有什麼用處？快出去睡

吧，有時，我取了筆墨紙硯，在桌上作稿或寫日記，被師兄們譏諷道：你想考狀元嗎？每天寫日記和作稿，有什麼用？你看現在的大學生和中學生比你這小鬼的學問高得好幾倍，在沿街的水門汀上，告地狀，向人家哀乞銅元，做了坐地得財的狀元了！哼！我看你也要……有時。我學繪機械的圖樣，被師兄們見了便道：你在想做工程師嗎？不像你這……冷嘲熱笑，不一而足。在夜間，取出我從前念過的書籍，坐在床上溫練一下，那知廠主的老婆把電火關得通暗，我祇能偷偷地點起那盞掛在牆上的煤油燈來，溫習一會兒，或覺得晚上無溫習的時候，便利用早晨早起的時間，那可惡比我起身更早的他們（即廠主妻），即喚喊沖茶，倒痰盂，打掃，打洗面水，我處於此種環境之下，除了操作雜役和工作以外，簡直不能有一些用功的機會，我唯有將我七年學讀的心得，任其荒廢？

起初我進廠是不務雜役，後來不知怎樣的把雜務操在我身上。我想：我是來練習機械，不是爲操作雜役而來的，我自付八個月來，機械學識未曾學到幾多，這一切的雜役已操得我受用了！「只要你肯勤奮從事，將來總有發展的希望。」我對於蔡君和哥哥臨行時囑咐我的這兩句話，

發生極大的疑問，這樣勤奮從事，就有發展的希望嗎？我委實不能深信，我對於我的前途，不覺憂慮到了極點。

鐵路勞工問題研究（續） 金榮花

工資

（五）工資計算和支付——工資計算，向分「時間制」與「包工制」二種。時間制是以勞動時間的長短，為支付工資之標準，如以日計算或以月計算是也。包工制是以出品數量之多少，為支付工資之標準，但鐵路工人，多為永久性的固定性工作，所用工人，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係長期僱傭，均係按月計算，惟有少數短工和散工是按日計算，按出品計算之包工工作，更其少之又少了。至於各種工資支付的方法，均是每月了終，由路局備置開支車，將各站所有工人的工資運赴工作地，沿途支付，但按日付資者，工作終了時，即行付資了。

其餘與工資有關係的，就是獎金，這類額外的收入，是要看鐵路營業情形而定多少，但事實上近數年來，不拘鐵路贏餘多少，照例：每年了底，各路均是發給獎金一月或者一月半，詳細情形，留待後面另節敘述。（各路工資

比較表從略）

工人教育

吾國各鐵路上的工人，總計起來，將近十萬人，未受國民教育的，據各路局的調查，約在百分之八十左右，由此可見文盲之多了。但是工人教育，的確是關係太重大了。一方面是提高勞動者的技能，藉以促進「生產率」的增加和產業的發達。另一方面是促進勞動者的自覺，從被壓迫者之地位，際躋於平等之地位，所以工人要能夠獨立自由，能夠解決生活，能夠滿足精神要求，而不受人家掠奪支配壓迫，舍由教育以求得知識而外，是再無不二法門。工人之於教育，關係如此其大，因之近年以來，政府對於工人教育，特別重視，所謂工人夜校，工人半日學校，工人補習學校，工人子弟學校，各式各樣，無論何路都是風起雲湧的舉辦起來了。究其主旨，無在不是於工人工作閒暇之時，給以求知的機會，勞作之餘，予以精神的修養罷了。不過，工人教育，詳細研究起來，在成年職工，有知識教育，有技術教育兩方面。前者是培養社會國家一般的常識和工人團體奮鬥的能力，以增進工人階級的覺悟。康芬娜女士 Miss Fannia M. Cohn 說：「……工人教育

的本義，並不單在乎把智識，事實，和消息堆積起來，實是在是要使受教育的人，把他所得的東西，應用到日常生活和繼續的奮鬥上面去」是也。後者是提高工人的勞作技術，以增進生產力的發展，其關係國力之伸展，至重且大。民國十七年鄭洪年向全國教育會議所提「推廣職工教育案」內有云：

「……推廣職工教育，實為適用中國產業之發展，及解決勞資爭執之最佳方法……現以排字工作之例言之，吾人皆知排字數量之多寡，視工人的技術熟練而定，照現今排字工人，類皆無讀書之能力，只知按字檢排，以故錯誤百出，極費校對者之時間。苟工人能有普通知識與讀書能力，能逐句檢排，自知改誤，則校對者之時間節省，與乎印刷上出產能力之增加，不言可知。」

以上各點，係就成年職工而論，此外關於勞工子女教育，亦屬重大問題，所以近年以來，鐵道最高行政當局，對於勞工子女教育，十分注重，如整頓扶輪中學，革新扶輪小學等，均是明徵。以下當分別言之。

飛機

馨 華

「噲……」

方吃過了早飯，還未漱口的時候，一種很熟習的聲音，由空中飄了過來，這種聲音，在北平本是聽慣了的，但不知爲了什麼，當每次這種噲噲之聲在叫的時候，身上總是不期而然約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在包圍着。但好奇的心理，終於是戰勝了「恐懼」，於是我便迅速地跑向院裏，抬頭看時，正是一架飛機，如蜻蜓似的在空中翔舞着；我用盡氣力的注意機翼上的標幟，是否有日本的紅日國旗，但看到的是一模糊一片，因爲飛得太高的緣故。

當我再仔細看時，一片紅綠的碎紙，如天女撒花似的在空中飄翔着；我雖然尚未看到在那些紅綠傳單上的字樣，但已確定牠又是爲了航空獎券的事情；這也是看慣了的，每月甚至都要有幾次的；不，在去年八九月時，日本軍隊逼進北平城時。每天都要看到幾次的，雖是同樣地飄翔情景，却有不同樣的情調。

於是一幕恐怖的景象，又現在目前了。

丁君在書架子上，匆忙地整理着舊書，預備到書攤子上去賣去，好換幾元南逃的路費；我默默地垂着頭在看一張世界日報的剛出的號外。室內的用具，皆狼狽地在散亂

着，——條包，網籃在半開半掩的堆在室的當中，平日極整齊的床鋪，現在也在日本的飛機聲中，失去了平日莊整的容顏，一床半舊的被子，不規則的堆在床頭，似在偷看人們的恐慌。

霎時，張君從外面回來了，臉孔沉鬱着，失望似的說：

「還收拾幹嗎？車站上的行李堆的像山一樣，車票早已地都賣完了！——連車棚上都摸不着！」

丁君來了！室內利那的沉默。

忽的丁君又重新站了起來，下了決心似的自語着說，一面仍在收拾舊書籍。

「不行！非走不行！方才號外說日軍到通州了！」

「火車擠不上去，怎樣走呵？連路費還沒有呢！——走」？我在旁插嘴說。

「路費？——路費沒有，敢不讓坐車！——啥時候」！老丁不服氣地說。

「你也不是站長的親戚，——看你小臉蛋長的白！」

老張玩笑地說：一屁股坐在半開半掩的條包上，條包發出一陣吱呀的聲息來！

「不讓坐，硬坐！——在這亡國的時候，怕誰」？老丁有點不服勁兒。

「你怕日本！——不怕，別跑啊」！老張也很會找話說。

「老爺不高興，一高興就跟他『泡』日啦」一面還在整理着書。

「你不會高興一次嗎？」我在旁氣不憤的說。

老丁翻了翻眼皮，一面仍在整理着書說：

「高興？還沒有到時候！」

「國家都沒有了！——還不到時候」？老張說。

「……」

我們這樣的你一句我一句的鬧着，看了看表，快到晚六點，知道晚報又快來了。須早點出門口預備着。不然便會買不到的；因這幾天常常來不到這裏，便賣完了。

我們住的門外，恰好正是大街，一出門口，滿街的難民，一一地現在眼前；有的是從城北鄉下逃來城內的，他們都是男人担着衣服，女人背着孩子的魚貫行着，有的小地主們，還駕着三個馬的大車，車上滿載着衣服和婦女孩子們。有的是從此地往別處搬的，有錢的老爺們，是來着

汽車風馳般地飛過去了，有的窮小子們，那，那也祇好坐在屋內靜待日本飛機的轟炸呢！

我在門外等了一刻，實報的還沒有來；忽然耳邊一陣嗡嗡的聲音傳了過來，不消說，這又是日本的飛機來了，抬頭看時，真的是飛機來了，這次比往次來的更多，（十三架），在空中排着個「工」字形嗡嗡地由北邊飛來。

「拍拍……」

突然的兩響，雖然並不甚大，但却是很怕人的，這是我們設備在城牆上的高射砲聲音，但飛機並未有聲音，並且還飛的更低了下來。

霎時，飛機在空中又變了，列成一個「二」字，好像在空中特爲我們來表演的，我忙跑進院裏，要喚老丁等出來看熱鬧，他們却早在院裏仰首觀着呢。

夜裏，謝君又帶來了一種可怕的消息：

「×××已離北平了！大概要放棄……」

我始終不會忘記謝君在說話時的表情：好像大禍臨頭一般嚴肅地低聲說着，同時兩個眼睛瞪得溜圓，好像要吃人的樣子。當時我們都寂然了，不過心裏總是還懷疑着：「是真的嗎」？還是人們瞎造的謠言呢！

這種消息給與我們的恐怖，還沒在消失，在外面警察的口裏，又聽到了一種消息：「方才飛機來時，發的高射砲彈，落在東門外，炸死了兩個行人，傷了一個洋車夫……」

這種消息，使人聽了也夠驚人的了，同時更不能不使人感歎——飛機沒打着不算，反倒把自己的人打死了好幾個！

★ ★ ★ ★

今天飛機又來了，雖是同樣的「嗡嗡」的在叫喊，但都是兩樣的情調；去年叫喊的是「殺掉中國」！「殺掉中國」。而今年叫喊的是：「航空救國」！「航空救國」！這兩種不同的意義，發生于同樣的聲調裏，是常常會使人們深省的！

塘沽速寫

張振聲

塘沽這個地方，不但是平津的門戶，而且是與外人通商的口岸。有北寧鐵路，直達北平和瀋陽。並有沽河，出沽河就是渤海，直達滬粵大連等處，故來往旅客，多由此地登岸，分往另處。山西大同的煤據說也是由此地運載於輪船而出口的。

大沽口那邊，遠遠的就可見三個土山模樣的東西，高約數丈，那就是我們常常作爲談話資料的大沽砲台了。在庚子之役以前，是我們值得注意的砲台和海口，等到庚子之役以後，自從訂下了不平等的條約，已不許我國重修；所以現在已是殘破不堪了。所有外洋輪船已是隨便出入了！我們若到碼頭去看，就望見那望不到邊際的多量的輪船與軍艦，但飄揚於空中的旗幟，多半是「紅日」，否則，即是「紅藍條交叉」，即是「藍白紅」，即是「星點紅條」的旗幟！我們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可愛的旗幟，實在是寥若晨星啊！

每逢沽河淤塞的時候，所有輪船軍艦，便都停泊在塘沽的碼頭旁。一切苦工們，便都困住在本地了。每當華燈初上，總是遊人成羣，結隊，往來形同穿梭，街頭上便充滿了噪雜的人聲，熱鬧異常了！近來娛樂場所也漸漸添設起來，但都是低級娛樂場，唱的都是淫語爛調，使人聽了，麻醉入骨，一般歌女們，個個穿的花紅招展，使人異常注目，大都是苦悶的勞工們，來消遣的對象了。

着談到教育方面，人材實是缺少的很。整個的塘沽只有幾個小學，培養全市的大學生，而且大多數都是私辦的

，所以失學的小孩們是很多的。中等學校連一個也沒有，若是小學畢業以後，家中經濟寬裕的，就得去平津求學，倘若家中經濟困難些，就要失學！若是做事吧！只因知識不足的緣故，還得弄個失業的結果，這也是本地教育的實況。

工廠方面，則有永利，久大，北寧路車房等，這許多工廠裏的工人，約佔整個塘沽人口的十分之五六。這些工廠，正是許多失業者的一條生路。聽說各個工廠待遇工人，都是很優渥的，設有俱樂部等組織，使工人於工作之暇，得些正當的娛樂與安慰。近來鐵道部辦的鐵路職工學校，尤其給北寧路的職工人等，開一條增進技能與知識的絕好機會。

本市特產，以鹽鹼爲最著名，鹽爲久大工廠之產品，鹹爲永利之產品，鹽鹼爲實業上必需的材料，永利的鹹且居東亞第一的榮譽，不但是暢銷國內，且可運往日本及菲律賓等地。久大的鹽，是最清潔的，既可以消滅腐敗的菌類，且可以造出新鮮的血液來，是已久馳名全國了。

總而言之，塘沽這個地方，不但是一個實業中心，而且是個形勢重要未來的大都市啊！

挑水的老王

浮 萍

北風在不息的狂吼着，雪片不時的飛舞在空中，一間破陋不堪的小土房裏，住着四個可憐的人；共同蓋着一張薄被，還是破的要命，可以斷定在任何拍賣場都找不到的。屋裏放了一對水桶，一個担子，屏角那兒還有一個矮小的爐子；爐子裏的火，也是奄奄一息；上層的煤核，已燒成白灰了。破碎的窗戶紙，颯颯的向裏刮着，一股一股的涼風，直逼到四個可憐虫的身邊，抽抽身子，拉拉被子，頭腳集在一起，鼾聲不止的仍然睡下去。也不過問屋子裏的空氣，是何味道。

天約五點來鐘，雄雞的叫聲，透進了破窗，可憐虫們才開始蠕動起來。

「小四的爸爸——老王！快起來吧！別惹人家主顧的怒了」小四的媽媽，披上棉襖，坐在坑頭上，一副悲慘的面孔，凍紫的嘴唇，慢慢的顫動着這樣說。

「哼！我正睡得舒服呢！又把我叫醒，這是爲了什麼呢！老王哭喪着臉，一雙睡眼還未睜開，很沒好氣的這樣說。

「天亮了！人家的担子都出動了！」
「哎喲！天亮了！快起！」老王連忙爬下坑來，挑上他的一副水桶，直奔官井去了。

外面的冷風刺骨，寒風逼人，無情的雪還在紛紛的亂飛，一剎那老王便變成一個雪人。

陣陣的寒風，吹透了棉衣的破縫，手紅耳紅嘴唇變紫的老王；肩上挑了水桶，兩手齊齊的握住了桶樑，幾乎要合手凍在一起。還不住的從雪地上跑來跑去，休息的時候，就用他的兩手撲在嘴唇上，噓出來的一股一股的熱氣，都從手縫中擠出。

可憐的老王，在外受着寒冷的侵迫，而在他家裏的鍋子裏，還不知在什麼時候煮上米，五腸廟裏的爭吵，無排解的希望。

老王沒精打彩的走進了家門，他的妻子坐在坑上，正補破被，看見他進來了便說：「一點米也沒有了！我已經打發小四去拾煤核，大概不久就快回來，你可以……」

「我可以怎麼樣？我今天從張先生那兒借了兩毛錢來，也夠我們享兩天福的了。」老王滿面笑容的這樣說着，隨手就把兩角錢遞給他的妻子。他便蹲在炭火已燼的爐邊

去舒服了。

「用盡了平生之力，享進了苦中之苦；結果只得到了兩碗稀飯的報酬，（？）唉！窮人的生活，真不如關人們所飼的家畜值錢。」老王憤恨的這樣說。

「爸爸！窮人永久是窮人麼？永遠不能富起來麼？」小四翹着頭兒，向他的父親探問着。

「咳！孩子！你那裏知道，從前我們也是小康之家，自從鬧起匪起來，故鄉不能生存，才流落到這S市，零落到這般光景。將來以後的榮宗耀祖，光明門楣，全在你的身上了，老王拍着小四的腦袋，很低聲的說着。眼淚幾乎奪眶而出了。小破房裏沉靜下來，外面的雪不住的飛着，狂風還在吼吼的叫着，街上的行人幾無蹤跡了。

萬馬奔騰

浮 萍

「老茂！你家的車出去了幾天了，應該在什麼時候回來，你還不去打聽打聽，這幾天打的正上勁兒，某軍只要往下敗，一天一天的不斷的拉夫拉車，小混兒叫人家給抓去了，昨天他又偷着跑回來了。」清晨起來，老有背了糞筐，嘴裏吊了煙袋，向着他同族的弟兄老茂說。露出了一

種不安的神氣；煙袋鍋裏冒出來的一股股細的白煙，一直的冲了上去。

老茂剛出大門，就遇上了這樣的一個疑問難，頓時滿面愁容，目瞪口呆的不知所措了。半晌才說出話來，「這便怎麼辦好！車是今天前半天要回來的真要是抓的走了，可不知什麼時候才得回來呢！牲口車倒是小事，人是大事啊！」

老有深深的吸了一口煙兒。才待要說，偏偏的小混兒從東邊跑過來，對着他們說：「老茂叔！你還不快去，兩個當兵的揪着你家的車，非讓上前線去拉子彈去不成，手裏拿了大槍，並且還上着刺刀，生想着要扎人，真把我嚇死了。那兩個長工正在那裏倒磨呢！快去吧！」那種着急的樣子，三個人好像變成了一張面孔。

「快上家裏拿上幾塊錢，預備着！……」老有這樣的添了一句。

三個人走出了村子的東口，正看見狗保和黑雲在那裏央告人家呢！三個人緊走了一步，趕到跟前。偏偏的張快嘴也到了跟前。

「得了！老總放了他吧！勞你再上別處尋一輛去吧！」

「放他媽的屁，我們這是公事，再上那裏找呢！」叭的一聲張快嘴吃了一張鍋貼，眼看着又要上鴨子，張快嘴早就溜到一邊去了。怒眉橫眼的兩個丘八爺，嘴裏還是不住的罵着。

「老總！息怒，息怒，請收下這點兒薄禮罷！你看他們也是不容易的；整整的拉一天，人在外面受凍挨餓，統共還剩不了幾塊錢，現在你們把他們的車馬抓去，豈不是要了他們的命麼！請你把他們放了，再去另找兩輛吧！收下這個買包茶葉喝！」老有說着，就把兩塊錢遞給了那個丘八爺。

「這是怎麼說：無憑白的花了兩塊錢，這，拉兩天腳三天腳也拉不回來！」老茂喪氣的說着。

「哼！你這還錯麼？花了兩塊錢就把車馬贖回來了，要讓人家拉了去呢！管保你三個月五個月也賺不回來。人家張快嘴還替你吃了一個鍋貼呢！」就是那天的晚上，吃過了晚飯的時候，大約有八點來鐘，人們剛要入寐的時候，却被一種不慣聽的聲音驚醒了。「突……突……突……的機關槍聲，和卡……卡……的快槍聲，連續的響了起來。」一剎那時就聽得萬馬奔騰的進了村了，狗的叫聲從

此就急了起來。

「這大概是某軍退却罷！怎麼來的這樣快啊！白天才聽說一點消息，晚上就來啦！老茂那種心神不安的樣子，各個人都是驚慌失色的，說話的時候就聽得：「噹……噹……」的幾聲，後來又聽見罵了起來。「快滾起來套車，送老子們，他媽的……混旦王八旦……不送老子們就行啦！」隨後又聽見一陣噹……噹……的打門聲。

全村裏都把門關的緊緊的，誰也不肯開門去應付這些丘八爺們，村長早就逃之夭夭了。狗還是不住的叫着。

民間故事（續）

于 恆

——奇怪石洞——

那好管閒事的老太婆，把錦霞病重將死的話，傳說遍了安樂村，就是四歲的小兒童，幾乎也沒有不知道的。

第二天又造了一個藥方去配藥，一面走着故意的流着眼淚，滿街上人見了，都不約而同搖着頭的說：「看這個樣子，錦霞的病是將死了。像這樣有錢沒良心的人，從來沒有替大眾做一點有益的事情，縱然死掉了，沒有什麼關係的，好像死一隻狗和一隻貓一樣。聽了街上的人都是這

樣說，知道走不了風聲，做那遮人眼目的計策去了。

這一天，錦雲和他的妻更是像穿梭一般的，滿面愁容，淌着眼淚，不住的在錦霞家裏走進走出。

村裏的人見了，都說道：『錦雲這個人，究竟是一個好人，想不到沒義的錦霞，居然有這麼一個好弟弟，真是親的天然親』。

到了天晚，漸漸黑的看不見什麼了，左右鄰居，忽然聽得錦霞家裏，一陣震天的哭聲，錦雲出來含着眼淚購買棺衾，大家就料定這時候的錦霞，已經僵直的死在牀上了。

這天夜裏，安樂村的街頭上，住着一個縫皮匠，早已依他向來的慣例，坐在那小皮凳子上，很忙碌的作他的工作了。他正在用線縫着一隻鞋子的時候，忽然聽得他那扇半舊不新的門，呀的一聲響開了！他忙停住了工作，抬起頭來一看，是一個身體窈窕，面貌動人的女郎，推門進來，滿面笑盈盈的站在他的面前。

皮匠望着他，眨了眼睛，呆了一會，想細問他是來作什麼？只見那女郎拿着一塊金子，遞在他的手裏，並且笑嘻嘻的對他說道：『皮匠師傅，我現在有一點事情，要

想你費神，你若允許了我時，就請你拿着針線，跟我走一趟吧』。

縫皮匠得了這塊金子，心裏非常歡喜，連忙說道：『只是我能作到的事情，那有什麼不可以呢』。

那女郎說道：『那好極了！不過有一層，你要依我才好，不是別的，就是當你跟着我走的時候，你那一對眼睛，必須讓我用手巾把他緊緊的遮起來，好像捉迷藏一樣』。

縫皮匠聽了十分疑心，停了好一會說道：『什麼捉迷藏！你莫不是叫我作些不正當的事情吧！』

女郎見他這樣的疑心，便又趁勢拿出了一塊大金子來，遞在他的手裏，很正氣的說道：『請你放心吧！決不會叫你作那不正當的事情，不過恐怕於你有點妨礙，所以非叫你捉迷藏不可。請你站起來，讓我繫手巾』。

縫皮匠又得了這塊大金子，歡喜的不得了，便不知不覺的站了起來，依着女郎的話，聽他指揮，繫了眼睛跟着他走去。

朋友們，你們知道這女郎是誰？最好，請你和猜謎語一樣，先把這本書掩了起來，細猜細猜，然後再往下看和

你們所猜的不對，那就更有興趣了。

你們已經都猜過了嗎？我就把這個謎語說破了給你們聽吧，原來這個女郎，不是別人，就是前回我介紹你們的那位聰明精細能幹的使女秀香呵！

秀香推着縫皮匠，在朦朧黑暗中，轉灣抹角，一直推進了錦霞家裏的一間黑暗屋子裏，秀香才把手巾解開，對他說道：『到了！我請你做的不是別的事，在這裏有幾塊尸體，請你立刻把他縫合起來。縫好了，我還有金子給你呢』。

本來，縫皮匠看見了尸體，已經嚇的倒退了好幾步，幾幾乎要叫出聲來，聽說又要給他金子，他的膽子，便頓時又壯了起來，只見他一聲不響的，一會兒，就完全把屍體縫好了。

秀香又給了他些金子，並且對他說道：『你回去以後，除掉了你的影子之外，無論是誰，都不能洩漏的；倘若你使人知道了這件去，不但於你沒有絲毫的益處，而且從此你將遭着許多不利』。

縫皮匠收了金子，連連答應着「是」，秀香依舊用手巾把他的兩隻眼睛紮住，把他送回去。在這個時候，天還沒

有亮，大街小巷靜悄悄的，所以沒有一個人知道。

這一天，錦雲的嫂嫂，得了錦雲夫婦倆和婢女秀香的幫助，把錦霞的屍體收殮了。第二天，就請了幾個隣居的人，把錦霞的靈柩，抬到祖墳裏去安葬；並且還請了幾個吹手，一路上吹着怪好聽的曲調。

錦雲夫婦加上他嫂嫂，和使女秀香，都在靈柩前面哭着，還加上幾個親戚朋友在靈柩的後面跟着；一直送到了祖墳地裏去。

把靈柩放在磚砌的坑裏；那些吹手更吹的起勁了。錦雲的嫂嫂在這個時候，盡量的哭了一場，他的哭聲中，簡直有說不盡的悲哀和懊悔。

錦雲的嫂嫂哭了一回，由懊悔而覺悟了，知道他兄弟倆的分離，和他丈夫的被強盜殺死，全是由於他一人的錯誤。於是安慰了錦雲，叫他搬在他家裏去住，大家仍然生在一塊兒。

錦雲夫婦倆，知道他嫂嫂這番意思，都很歡喜，便搬了來，和他嫂嫂住在一塊兒了。還叫他兒子永清，幫助他嫂嫂料理一切家務事情。

（未完）

河北民歌 (續)

平 夫

220 小小子，坐門墩，啼呼嗎呼耍媳婦，要媳婦做什麼作鞋，作襪，疊被，暖炕，通腳，說話。

221 小老鼠，上燈台，偷油吃，下不來，膽膽瞧，沒計策，貓來了，唔唔叫，撲通一聲掉下來；爲嘴傷身該不該？

222 小白鷄，窩裏臥，跟着爹睡爹罵我，跟着娘睡娘打我，我自己睡，貓咬我，鼓擊鼓擊氣死我！

223 石榴花兒紅，月季花兒白，誰家的奶奶愛門牌？烟袋不離嘴，孩字不離懷，兩個大媽媽（即乳房）台。

224 小閨妮，拾棉花，一拾拾了個不甜瓜，爹咬一口，娘咬一口，一咬咬着孩子的手，孩子孩子你別哭，娘門牌，贏了錢，買個玻璃鼓，白日拿着玩，黑夜打老虎。

225 喔喔喔，媽媽起來燒米粥，小寶寶睡在狀上哭，小寶寶，不要哭，我來替你穿衣服！

226 明奶奶，高高掛，爹織布，娘紡花，小孩哭，買個襪襪給與他，爹一口，娘一口，咬了小孩小指頭。

227 三月裏桃花開，山上妹妹採茶來，茶葉香，茶葉長

，手摘茶葉放籃筐，滿一筐，賣一筐，換來小米養爹娘。

228 種田好！種田好！一人種田十人飽，我不種田你吃草，大家還是種田好。種田好！種田好！粗米飯菜吃得飽，不怕土匪不怕盜，做官不如種田好。種田好！種田好！種田好！辛苦換得快樂吃，不靠人家不煩惱，當兵不如種田好。種田好，種田好！做官賺錢靠不住，當兵性命更難保，畢竟還是種田好！

229 三錢買了三尺布，又做襪，又做褲，丟下點給你做個花兜兜。

230 從南來個客人，喝酒無菜殺個鷄，鷄說道：『投蛋投的脖子長，殺俺不如殺個羊，羊說道：『金磚銀磚往前走，殺俺不如殺個狗，』狗說道：『看門看的耳聾啞，殺俺不如殺個馬，』馬說道：『套上俺上西州，殺俺不如殺個牛，』牛說道：『套上俺打耕地，殺俺不如殺個驢，』驢說道：『套上俺呼嚕嚕，殺俺不如殺個豬，』豬說道：『吃了你的糠，飢了你的籩，殺我亦應當。』

231 小弟弟，笑哇哇，伸手向我要東西，錢不要，財不貪，只愛洋木馬糖蛋蛋。

232 撈瓜祭灶二十三，離年還有七八天。

233 小紡車，日冷冷，誰給老娘過過冬，俺給老娘過過冬，老娘給俺買花戴，老爺給俺買粉擦，舅舅給俺說婆家，一說說到二郎家，二郎戴着紅纓帽，咚又咚又三聲砲，你看熱鬧不熱鬧？

234 瑟瑟，鐘鐘，我們燒香求龍王，大雨下在稻田裏，小雨落在菜畦上。

235 螢火虫，夜夜來，爸爸買得西瓜來，西瓜百斤重，爸爸挑不動，媽媽拿木板菜刀來，一刀一刀切得開：哥哥弟弟都過來，大家吃得心花開。

236 別怕，別怕，跟着媽媽穿褲穿褂，別號，別號，跟着媽媽穿褲穿襖。

職工教育消息

塘沽職工學校校消息

一、職工教育館組織成立：該校的提高職工智能，改善職工生活起見，依據鐵道部職教會頒發之「鐵路職工補助教育實施規則」設「各路職工學校，行政注意事項」，特附設職工教育館一所，該館於館長之下，分設休

閒，講演，書報，組織，健康，生計等六組，業已呈請備案，現正努力進行，各組已先後組織成立云。

二、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近函送本會改善各校意見書一份，關於職工學校提出之點（一）多採用個別教學法（二）試用活動教材（三）努力適當之課外活動。查所列各點頗關重要，本會擬即採擇施行云

三、上海塘沽兩校組織勞工教育參觀團，其組織及辦法，業經本會批准，惟時間應改至寒假，以免貽誤校務，往返車票，着令借用各該校教職員本年寒假返籍領用之車票云

鐵路職工半月刊

報費	每半月一冊	半年十二冊	全年廿四冊
	三分	五角	五角
出版	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出版		
地址	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		

本報投稿簡則

- 一、凡有關於鐵路職工生活職工教育職工調查及勞工文學小說詩歌戲劇歌謠等項之文字賜投本報者均所歡迎
- 二、投稿文字須用淺顯易明之語體文以求適合於一般職工閱讀之能力
- 三、投稿文字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四、本報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如不願意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譯稿須附寄原數
- 六、投稿者須將姓名住址詳細註明以便通訊
- 七、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或贈送本報
- 八、來稿如不願受酬者請註明「却酬」字樣
-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十、來稿請寫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編審股

日本研究會小叢書

本會為對日本研究之資料，定期出版，每期一冊，凡已出版之十三種，現已出版之十三種。

- | | | | |
|------|--------------|-------|------------|
| 第一種 | 日本的軍費膨脹與財政危機 | 第十六種 | 日本之國際貸借關係 |
| 第二種 | 日本國際貿易之分析 | 第十七種 | 日本金融恐慌的新局面 |
| 第三種 | 日本財政制度 | 第十八種 | 日本之農業 |
| 第四種 | 日本共產黨之發展 | 第十九種 | 日本銀行制度 |
| 第五種 | 日本法西斯運動之展望 | 第二十種 | 日本之勞工運動 |
| 第六種 | 最近日本之軍備概況 | 第二十一種 | 日本之地方財政 |
| 第七種 | 中日關稅協定問題 | 第二十二種 | 日本之農民運動 |
| 第八種 | 日俄中東路衝突之真相 | 第二十三種 | 日本軍事經濟統制 |
| 第九種 | 從國際經濟觀察中日關係 | 第二十四種 | 日本戰爭總動員之準備 |
| 第十種 | 日本之合作運動 | 第二十五種 | 日本之化學工業 |
| 第十一種 | 日本陸軍的統帥與編制 | 第二十六種 | 日本米穀業之統制 |
| 第十二種 | 日本財政史要 | 第二十七種 | 日本華僑之概況 |
| 第十三種 | 日本蠶絲業之統制 | 第二十八種 | 東北與白俄 |
| 第十四種 | 日本之工業 | 第二十九種 | 日本政治之今昔 |
| 第十五種 | 九一八以後我國之損失 | 第三十種 | 日本之水產業 |

總發行所 南京將軍巷日本研究會
總代售處 南京太平路正中書局
上海陶爾斐司路生活書店

定價 全年五十二冊 國幣五元 郵費四角
半年二十六冊 二元五角 郵費二角